

紅粉巧助渡關山

傳奇人物張學良軼事

●今稀老人

編者按：前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張學良上將百歲華誕，兩岸親友多人趕往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為張上將暖壽，於五月廿八日參加張學良的「生日感恩會」。張學良的實際生辰是六月四日，因這天是其父張作霖辭世的日子，張學良從不在這天言壽，迴避當天的一切慶祝活動。張學良一生轟轟烈烈的事蹟，史書上早有記載，本文主要以柔性報導，刊載一些鮮為人知的「軼聞趣事」供中外廣大讀者分享。

由後，於一九九三年由台北遷居夏威夷，過著高度隱密的晚年生活。

由於西安事變，有助於中共日後坐大，因而中共視他為民族英雄，裝飾其東北故居，多次派員至夏威夷勸其回東北老家，均遭婉拒。對於國民政府及老總統蔣介石，張學良一直懷有歉疚，自稱「罪人」。不過，這位百歲老人，早已視功過如浮雲，一心敬奉基督上帝，不願再惹塵埃。但是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及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先後訪美，途經夏威夷，都去拜訪了這位歷史上的「大」人物，顯示他仍有可資利用的剩餘價值。對西安事變的史實，他閉口不言，僅表示無所謂對錯，也從不後悔。前幾年他已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的專訪，內容要待其身後始能公布。

張學良字漢卿，又字毅庵，一九〇一年（清光緒廿七年）六月四日生於遼寧台安縣，為「東北王」奉軍軍頭張作霖長子。其母趙氏，為張作霖原配，一九一〇年歿於遼寧省新民縣，當時，張學良年僅九歲，同母者有長姐張冠英（首芳），十四歲，弟張學銘三歲，母逝後，由大姐親自照料，大姐對兩兄弟十分愛護，姊代母職，噓寒問暖，無微不至。張學良幼時聰明活潑、大膽頑皮，其母喪時，張作霖請能工巧匠在自宅搭起布棚，作送葬禮堂，布棚高三層，色彩奪目，流蘇四垂，有「高棚跨路，廣幕凌雲」之勢，張學良竟攀爬直到棚頂，倘有失足，不堪設想，家人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卻從容不迫，由棚頂緩緩地爬下來，被父親痛責，說他直以性命作兒戲，這可說是他童年淘氣的

直以性命作兒戲，這可說是他童年淘氣的

西安事變扭轉乾坤

張學良，為近代倒轉乾坤的人物，其早期的事功，與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一九三六年的「雙十二」西安事變，挾持最高領袖，要求聯共抗日，轟轟烈烈，叱咤風雲。事後遭幽禁長達半個世紀，重獲自

能公布。

能公布。

代表作。

(一) 事軼良學張物人奇傳

張學良六、七歲開始就學，啟蒙老師是台安縣舉人崔駿聲和海城老儒楊雨辰。遷到瀋陽後，授讀的是遼陽白永貞，字佩珩，光緒丁酉（一八九七年）拔貢，曾署海龍府知府，學品端方，頗有文名，寫一筆好趙字，循循善誘，給張學良奠定了舊文學的基礎。白老師時為奉天省議會議長，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教授，身兼數職，不憚奔勞到張府教張學良。高師附近有座慈恩寺古剎，暮鼓晨鐘，時在敲打，他聽到寺裏鐘聲，誤為學校打鐘下課，忙著走出課堂，登車逕去。這樣事情，發生不止一次，同學從未說破，他也永不知情，是當時東北學府極有趣的談助。白氏口中時常提起張學良讀書聰明，善於穎悟。息侯金梁也教過他一個時期，嘗說：「漢卿年十三、四，初學為文，即下筆千言，尤嗜文藝，銳意革新。」至於教他英文的老師有交涉署英文科長徐啟東和青年會總幹事美國人普賴德（Mr. Platt），還有一位密斯王，是王正廷的妹妹。她結婚時，張贈以萬金，親筆作函致賀。此函曾在上海河南路朵雲軒裝裱，貼於壁間，供人欣賞。

張學良原本立志習醫，但因要繼承父業，棄醫改習軍事，十五歲進入東北講武堂，接受軍官養成教育，在校勤奮學習，也肯吃苦，學術科皆名列前茅，期滿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做了一陣子見習官，又到日本軍校深造，留日時已窺知日本侵華野心。回國以後，協助其父經營東北，勵精圖治，練軍隊，辦教育，設工廠，短短十多年，把東北帶向興旺的局面。然而日本陰謀圖華，日甚一日，深恐東北一旦兵強馬壯，必將阻礙其侵華計畫，因而蠶食鯨吞，製造事端，企圖把東北據為己有。東北面積為日本全境的兩倍半，要想一舉吞沒，顯然沒有能力，因而日本國內的田中義一內閣計畫和平進佔東北，再擴展到全中國。所以想盡辦法拉攏張作霖，欲與其合作。一九二八年，張作霖的奉軍敗於北伐的革命軍，田中建議張作霖把軍隊由華北撤回關外，宣布東北獨立，引起張作霖的憤慨和不滿，但還是照辦了。可是駐紮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不滿田中的合作計畫，急於要佔領東北。於是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設計把張作霖炸死於京奉鐵路中的一站皇姑屯。日軍炸死張作霖，目的在建立一個聽話的新傀儡政權，把東北與中國分

離。此事引起東京文人政府的不滿，要採嚴厲的軍紀措施，受到參謀本部強烈的抵制，田中政府垮台，濱口內閣繼任，繼續奉行表面上的對華親善政策，直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

張作霖死後，張學良繼任父位，年僅廿七歲，失去父蔭的張學良，位高權重，人稱少帥（有別於老帥張作霖），但其父的一些老夥伴、老部屬並不心誠悅服，後來又經歷一些事故，才真正掌握到實權。

張學良少年英挺，一九二三—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和段祺瑞、張作霖締結三角同盟時期，他名列四公子之一，馳名南北，所謂四公子，指的是孫科、段宏業、張學良和盧筱嘉。既稱孫、段、張三角同盟，何以又加一盧呢？這是因盧永祥（號子嘉）為當時浙江省軍務督辦，擁有浙江及淞滬地盤，為皖系僅存的實力派，故由盧筱嘉代表其父參與密議，與其他三公子相周旋。那時四人多屬青年，而張學良僅廿三歲左右，且身為將軍，率領師干，是以東北及華北一帶，人人稱之為張少帥。

濁世翩翩的佳公子

張少帥外表文秀，有若書生，幾成為

少女崇慕的對象，傳言在北京有兩女爭風，一女說道：「你連我的朋友某某你也追求，為什麼不去追求張學良呢？」這話是譏刺對方，亦反映一些女郎的內心意識。這與張學良的桃色新聞，廣事流傳，自也大有關係。張學良帶兵，生平遭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郭松齡倒戈反奉，郭為奉軍第三兵團副司令，司令即張學良本人，所率為奉軍精銳，兵變起，張作霖倉皇欲遁，卒賴日軍橫阻，及黑龍江騎兵趕到，郭松齡敗亡。傳說，張學良預知郭的圖謀而不舉發，且坐聽其調兵遣將，若照軍法，早應演一齣真的「轅門斬子」。但老帥張作霖，父子情深，赦而不究，寵任如故。

一九二八年六月後，半年之內，張學良連辦三件大事：（一）是張作霖退出北京，重返關外，至皇姑屯，被日人炸死。當時東北三省，頓失重心，而張學良尚留天津一帶，主持撤兵事宜，驚聞噩耗，不動聲色，微服出關，迅理善後，居然瞞過日軍，穩繼父統，識著莫不讚其機敏。（二）是東三省局面粗定後，內部派系積怨日久，張學良忽然計殺老帥親信，素有東北諸葛亮之稱的楊宇霆（楊號鄰葛，有自比諸葛之意），舉國乃至鄰邦莫不震驚。

咸嘆其狠辣。（三）是歲終，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尾，東北三省，全部撤去五色旗，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宣稱服從國民政府國家復歸統一，識者更欽佩其明決。

父命娶于鳳至為妻

一九三〇年四月，爆發中原大戰，蔣、閻、馮、桂四大集團逐鹿中原，在中央政府一直想和蔣介石較量的汪精衛，把蔣介石以外的各集團代表邀到太原，舉行擴大會議，會後，推閻錫山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通電起兵反蔣。於是便爆發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大混戰。戰場綿延數千里一百多萬軍隊互相廝殺，把中原人民又拋入了內戰的浩劫。

開始時，閻、馮、汪聲威浩大，但由於閻、馮部下不斷被蔣介石策動倒戈，漸漸地變得勢均力敵，旗鼓相當了，因此戰爭開始呈現難解難分的膠著狀態。

此際，實力雄厚的東北軍就成了全國矚目的對象，張學良的向背，直接關係著雙方的勝負。如果張學良偏向閻、馮、汪出兵相助，則蔣介石必被迫下野；而如果歸附南京蔣介石，進兵關內，則反蔣陣線也勢必瓦解。此時的張學良舉足輕重，他

已成了解決大局的中心人物。因此，各派勢力均紛紛派代表長駐瀋陽，對張學良進行拉攏。

這一年的六月四日是張學良的卅歲生辰，正巧也是其妻于鳳至的生辰，於是被稱為雙壽。于鳳至是張作霖老友之女，兩家有通家之好，張學良係奉父命娶了長他三歲的于鳳至，但于鳳至溫婉賢淑，對他照顧備至。雙壽來臨，又逢三十，機會難得，決定大慶，把著名的京劇演員程硯秋、章遏雲由北京請至瀋陽演出，而蔣、閻、馮、汪也各派大員藉祝壽進行遊說。

蔣介石棋高一著，藉祝壽之機，發表張學良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並由祝壽大員李石曾送來特任狀及關防印信，勸說張學良就職後揮師入關，幫助中央抵定大局。同時，絡繹而至的閻、馮、汪的代表，也將張學良列名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希望他加入反蔣陣線。張學良對此均付之一笑，都沒有立即應允。

其實，張學良易幟以後，最大的理想即是謀求國內永久和平，不再參與內戰。張學良對於各派軍閥拿著各國武器互相混戰的局面極為反感和厭惡，早在一九二六年，其父張作霖揮兵南下，逐鹿中原時，

他就極力反對，在北京曾迭次進諫，甚至不惜與父親激烈爭吵，要求停止內戰，早日促成統一。但那時，張作霖因受楊宇霆等人左右，一直野心勃勃，想稱雄中華，始終不肯採納他的建議。「慫恿老師，挑動內戰。」這也是張學良後來誅殺楊宇霆的一個遠因。張作霖死後，張學良一經主政，便極力促成統一。永不內戰，全國統一，致力建設、富國強兵，這是張學良的宿願，也是他的最高理想。

中原大戰一開始，張學良就發表通電，奉勸雙方「各捐成見，共息爭端」，但戰爭欲罷不能，烽火瀰漫中原，生靈塗炭。他該支持誰呢？左思右想，舉棋不定，直到九月上旬他仍無法定奪。他在北陵別墅召開一連串的高級軍政會議，可是，元老們堅持嚴守中立，坐山觀虎鬥，將來坐收漁翁之利；新派則主張進兵中原，與蔣介石合作；還有一派則表示，一切聽命於少帥，隨意張學良怎麼決定都行。……幾天會議，紛紛揚揚，莫衷一是。

九月的傍晚，瀋陽城已秋風瑟瑟，幾天會議下來，攪得張學良精疲力盡。過去，他返回少帥府時，總喜歡一步跨兩個台階，藉以鍛煉體力。可是這天，每上一個

台階他都感到是巨大的負擔，兩腿像灌鉛一樣顯得格外沉重。

一進妻子于鳳至的臥房，他便仰臥床上，望著天花板出神。于鳳至喚人端來酒菜，連催數次，他都推說不餓、不想吃。

紅粉知己趙四小姐

于鳳至知道軍政會議模擬兩可，丈夫憂思重重，她的心情也很沉重，擔心丈夫的胃病會拖垮了身體。為了使張學良分分神、散散心，輕聲的對他說：「漢卿，去看看小妹吧！」小妹就是人稱趙四小姐的趙一荻，這時風華正茂，年才十九，學校沒畢業就當了張的私人秘書，也是女伴。趙父為此與女兒斷絕關係，也禁止家人與女兒來往，趙四為愛情的犧牲可謂甚大，但卻無怨無悔。趙四也的確討人喜歡，她屬於新派人物，西洋的娛樂她樣樣皆通，跳舞、打牌、玩高爾夫球、游泳等，都能陪著張學良玩。所以，張學良每次去，趙四總能想方設法為他分愁解憂。

「小妹怎樣了！」張學良斜過頭來問

「侍女說，小妹下午到醫院去了！」
「怎麼！她病了？」張學良一躍而起

于鳳至為他穿好西裝，他舉步剛要去趙四住處，副官陳海由走廊迎了上來，報告說：「端納先生來了，說有急事，要立刻見您。」澳洲人端納是張學良的顧問，也是莫逆之交。張學良很敬重他的才學和人品，視如良師誼友，遇有難處，他敢於挺身而出；遇有困惑，他又能開誠布公、坦吐肺腑。所以一聽他返回瀋陽後，立即求見，知道他準是為中原大戰事有了新的情況。

張學良由端納住處走出來，已是晚上九時許，他幾乎用小跑的步伐，趕到趙四的寢室，趙四笑臉相迎，但仍有淚痕，他緊張的握住她的雙肩問：「快告訴我，得了什麼病？」

「沒，沒病呀！」趙四扭過頭去。

「別騙我，沒病，妳下午為啥上醫院！」

！

「真的沒什麼！」她掙脫張學良的手臂：「只是隨便檢查檢查。」

「檢查什麼？」張學良緊逼一句，緊緊的握住她的雙手。這時，趙四突然撲到張學良懷裡，放聲大哭：「漢卿！我怎麼辦啊？」

張學良也慌了手腳，連忙問站在一旁

的侍女小虹，小虹才輕聲說：「四小姐有喜了！」張學良初聽一楞，繼而興奮的抱起趙四，大聲說：「這是好事，妳幹嘛要哭呢！」可是趙四依然面如石膏，嘴唇顫慄：「這對別人當然是好事，可是對我卻是壞事、愁事，我沒名沒義，只是你的私人秘書，孩子生下來，他爸爸是誰？該姓什麼？」說著說著淚盈滿腮，張學良也沒了主意。

佳人獻策再造統一

翌日早晨，趙四告訴張學良，她要去打胎。張學良聽到這話，暴跳如雷：「這不行！」

「可是不行又怎麼辦呢？」兩人沉默相對。

「不行……！」于鳳至猛然推開房門衝了進來，斬釘截鐵的說：「以我的名義撫養，就說是我生的！」同時慢慢地走近趙四，深情的說：「放心吧，小妹！我一定盡心照料，視同己出！」

趙四哭倒在于鳳至懷裡，張學良心頭泛起一股熱流，本想去說聲謝謝：可是話到唇邊又抑制住了，卻吐出另一話題：

「大姐！我跟端納談得很好，關於中

原大戰，他講了一個重要的情況……」站在一旁侍女小虹，看到事情解決，也露出了笑容。這時，聽他們講到中原大戰，驚叫了起來：「哎呀！我真該死。四小姐讓我送給少夫人的信箋，我差點給忘了。」「噢，什麼信箋？」張學良轉身問道。

「鳳至大姐說你這些天為中原大戰事，愁得睡臥不安，讓我也幫著想想辦法。昨天，我就仿照古代猜字錦囊的辦法，寫了個信箋，本想送給大姐看著玩的。今天一折騰醫院事，她可能給忘了！」趙四款款答道。

「快拿給我看看！」于鳳至一聽，也連忙催促小虹。

小虹從兜中掏出來，遞給于鳳至。打開一看，裏面是一紙燙金硬片。看正面，趙四工工整整寫了個「蔣」字；翻開背後，則是四個小字：「再造統一。」

「好，好一個再造統一！」張學良從于鳳至手中搶過紙片，高興得大聲喊叫起來，眼睛裏也放出異彩。「再造統一」宛如一把心靈鑰匙，使張學良豁然開朗。

趙四的「再造統一」，為張學良找到行動依據，使一向以反對內戰、主張統一

的他也找到了良心上的倚托！他感到自己不僅師出有名，而且簡直是為國為民的仁義之師！是的，自己進兵中原，不是去擴大內戰，而恰恰是為的制止內戰，早日結束內戰，再造統一！

張學良越想越激動，越想越興奮。夜已經下一點了，可他卻酒興大發，連聲呼喚侍女：「快，拿好酒來，我今夜要和大姐、小妹，通宵暢飲！」

這一晚上，張學良真是開懷痛飲啊，直飲到雄雞啼曉。這是幾個月來張學良最為高興的一天，他眼望著面前這一對姊妹，感到無限的幸福和欣慰。趙四孩子的妥善解決，使他再度看清了于鳳至的賢良大度，越發起了對她的崇敬。而趙四的帷幄經略之才，對黨國大事，頗有見地，巾幗之中實是難得！想到這，他倒滿一杯酒，神情嚴肅地站起來，將酒向空中一撒，以酒祭天，口中還朗朗唸道：「感謝上帝，賜予我這樣兩位年輕美貌，賢慧幹練的紅粉知己！」第二天，張學良在東三省軍政首腦會議上，以「再造統一」為題，洋洋灑灑地闡述了進兵中原的決策！會後，他立即發出了擁護中央，呼籲和平的巧電，繼而便隨之揮師入關！